

春
灯

張
大
春

公
子

春灯公子

张大春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灯公子 / 张大春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08-6071-3

I. ①春…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6336号

春灯公子

作 者 张大春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32开

印 张 9.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071-3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春灯宴	001
壹	方观承·儒行品	029
贰	达六合·艺能品	045
叁	朱祖谋·机慎品	075
肆	李纯彪·洞见品	087
伍	黄八子·侠智品	101
陆	双刀张·巧慧品	111
柒	张天宝·运会品	127
捌	史茗榴·奇报品	137
玖	荆道士·慈福品	147
拾	韩铁棍·勇力品	159
拾壹	靴子李·义盗品	169
拾贰	范明儒·练达品	179
拾叁	金巧僧·聪明品	187
拾肆	九麻子·诡饰品	199
拾伍	插天飞·狡诈品	223
拾陆	潘鼓皮·薄幸品	241
拾柒	狮子头·褊急品	251
拾捌	曹蒲花·顽懦品	265
拾玖	李仲梓·贪痴品	281
	春灯宴罢	291

十九年来，
天下人闲话天下事，
你都听说过？

序·春灯宴

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会行之有年，几与寻常岁时典祀无二。虽然说是例行，然而本年与会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又在什么地方举行，行前一向是不传之秘。直到应邀之人依柬赴约，到了地头儿，自有知客人前来迎迓，待得与众宾客相见，才知究竟。

这个一年一度的饭局，总在岁暮年初之间，应邀者感于春灯公子盛情，往往排除万难，千里间关，无论跋涉如何辛苦，总期能与当世之豪杰人物一晤，把酒相谈是幸。据说首会之地是在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简直是海内第一水榭，古称天花寺的所在。相传吕文靖尝题诗于寺，云：

贺家湖上天花寺，
一一轩窗向水开。
不用闭门防俗客，
等闲能有几人来。

到南宋年间，天花寺仍然完好如初，陆务观也有《东关

二首》，云：

天华寺西艇子横，
白苹风细浪纹平。
移家只欲东关住，
夜夜湖中看月生。
烟水苍茫西复东，
扁舟又系柳阴中。
三更酒醒残灯在，
卧听潇潇雨打篷。

不过，到了放翁作诗那时，天花寺三面皆是民间庐舍，前临一支港，景观大异于前。有人说是寺本在湖中，后迁徙于草市通衢之上云云。春去秋来，星移物换，到了春灯公子首会天下英雄的那一年，去放翁作诗之岁，又不免过了数百载，天花寺居然又给修葺完好，依样轩窗向水，绰影浮光，端的是一座庄严、清静又雅洁的兰若，谁也说不上来算不算恢复了吕文靖题诗之时的旧观，可谁都说相去非唯不远，而辉煌璧丽，怕不犹有过之？当年此会盛况非凡，时时有人说起，总道辗转识得与会者某某，又闻听人说起某人自

陈与会之事如何。总而言之，街谈巷议，蜚短流长，一直不曾断绝。

这春灯公子究竟是个怎样出身？什么家世？籍隶何处？资历如何？有些什么事功著述？仿佛谁也说不清楚。有说他是王公贵胄之后的，有说他是达官显宦之子的，有说他祖上有范蠡、邓通之流的人物，家道殷实，却一向禁绝子孙涉足于名利之场，是以积数十代之财货，富可敌国，却鲜有忌之、害之甚或知之者。由于大会江湖豪杰之事甚秘，外人往往无从得窥情实，只能任人谣传讹说，也就没有谁能考辨精详，加之以聚会之地忽南忽北、徂东徂西，令人难以捉摸，一旦宴罢，人去楼空，原先的繁花盛景、灯火楼台，居然在转瞬之间就空旷萧索起来。让参与过盛会的人物追述回忆，亦皆惘然，故而连春灯公子的祖居家宅究竟何在，都是个谜了。

天花寺一会之后，春灯公子暴得大名，人人争相问讯：此君如何能将这么些了不得的大人物相邀共至、齐聚一堂？给问到的与会之人不觉茫然，窃喜一念：原来我也算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了？大人物不常见，几年例会下来，反而形成了另一个局面：自凡是有头有脸的江湖大腕，不论是管领着一帮一派，或者传承着某家某学，甚或精通一艺而能闻达于

百里之境者，乃至偶发一事而能知名于三山五城之外者，多有到处探听春灯公子行踪的。打从年头直到年尾，总有这么样的话语在口耳之间飘荡盘桓：“可知今年‘春灯宴’邀了些什么人哪？”

“春灯宴”成了个现成的名目，这应该是天花寺之会后五六年间的事。虽说春灯公子本人从来没用过这个名目招徕宾客，可它毕竟是喊响了。传闻之中，“春灯宴”上还有相当动人的花样儿。

风闻打从“春灯宴”初开之岁，就沿袭了成例，每会当天自辰时起迎宾，无何道远路近，客人们总在前一日都齐聚于馆舍了。相识不识一照上面，对于彼此皆为春灯公子座上之客的身份都已经了然于胸，自然相互礼遇，一团和气。即使偶有些人物，曾经闹过大小尴尬，一旦在这场合上相见，也往往收拾起意气，待宴罢之后，相揖别过，有什么过节，也只能等后会之时再算了。正因如此，有许多江湖上碍于情面，不好相商的人物，往往还巴望着能在“春灯宴”上不期而遇，以便排难解纷。可这还不能算是人人期盼于“春灯会”上的花样儿。真正的花样儿，叫“立题品”。

总在开宴当日申牌时分，春灯公子的一十六位童男童女侍从就会引出这么一个人物，此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年

年不同。一亮相，不必多言，众人自然都明白了：这位一定就是今年“立题品”的说话人。这位说话人究竟有些什么能为？是怎么从众宾客之中拣选出来的？其事甚秘，近二十年来，谣诼纷纭，没有能说准的。然而无论如何，应邀与会之人都不免发些想头：说不得今年到会之日，给那一十六位童男童女给请上台去“立题品”的就是我呢。是以人人来到“春灯宴”之前，总不免琢磨着要说一个足以令人咋舌称奇的故事。于是，但见蚁蛄蝇聚之人莫不晃脑摇头，挺腰踮脚，满心巴望着有那童男女来请移驾登台——自然，失望的多。

“立题品”之所以成了江湖中人参与“春灯会”的一个想头，自然是有缘故的：但凡是登台说出一则首尾俱全的故事来的，春灯公子登时濡墨挥毫，或吟以诗，或填以词，为这故事所述的人物下一个题品，书成一卷，发付裱褙匠人收了，究竟装裱之后如何度藏？如何展示？也无人详其下落。倒是有那么一阕词，因为江左裱圣左彦奎不慎丢失，原件辗转沦落，居然在数十年之后给误植进茗畹堂重刻的《纳兰（容若）词》词集之中，亦殊可怪——这是岔话，就不多说了。

回头说待春灯公子将诗、词题品一挥而就，当下就给

这说话人也奉上赤金万两，号曰“喉润”。润喉之资，竟过于中人之家一生一世的开销，手笔之大，教人最是啧啧称奇。奉上银票之际，往往就是每年“春灯宴”热闹到极点的一刻。

春灯公子最早流传于世的诗词，就是这二十则题品。此乃斯人斯文首度问世，谨先胪列其一至十九品于后：

方观承·儒行品

七古一首：

代有文豪忽一发，偏如野草争奇突。
铺张咫尺掬清英，肯向风尘申讨伐。
吾辈非今兼妒古，疑他李杜笑屈父。
惊闻举世不观书，却对灯灰吹寂苦。
宁不知樽前几度竟成欢，且乐鲸吸化羽翰。
一饮三吟羞梦呓，百年九死悔儒餐。
狼毫飒飒攀银壁，龙墨殷殷伏玉盘。
再约明朝看笔迹，犹知波磔愧蹒跚。
悄赋留仙曲，忍听录鬼簿。
临老见真章，平生欣然托。

达六合·艺能品

潇湘夜雨一阕：

醉卷洋流，怒酣云气，暑天一夜清飏。

挟山排闥送淋漓。

敲瓦疾，飘零剑影，翻帖乱，寥落蛇碑。

凝神处，挥驰不碍，遍扫新词。

墨无浓淡，妆非深浅，耐得经时。

倩狂风稍息，留月斜窥。

才一瞬，惊波破纸，尽几笔，卓礫凝思。

夸神武，何须电母，毫末到高枝。

朱祖谋·机慎品

满庭芳一阙：

渐入春山，泥涂花信，蝶去朝梦留迟。

夜凉蒸透，云在最高枝。

何若扬州苏轼，憔悴里、偷铸新词。

吟哦处，青衫竹杖，冷落到天涯。

宁知游兴老，三分宿醉，一片归思。

想独雕残句，闲赋新题。

古道西风瘦马，也不过、些许情痴。

争如我，闭门读史，开口变传奇。

李纯彪·洞见品

水龙吟一阙：

斜眉笑看英雄，十方风雨阑干泪。

危楼慢倚，红尘流盼，无情如此。

羁旅江湖，断魂魏阙，暗销王气。

想惊弓断戟，残山剩水，

音书绝、人归未？

浅尝莼羹鲈膾。

趁烽烟、寄苍茫意。

绸缪万里，向黄昏处，目无余子。

痛快恩仇，沉酣歌舞，飘摇天际。

教渔樵看了，闲言碎语，几番滋味。

黄八子·侠智品

鹧鸪天一阙：

击缺银壶趁醉骄，
繁华看尽最无聊。
蓬山不应殷勤唤，
浊酒还愁寂寞消。

尘劫外，怨歌遥，
客船今夜共听潮。
残诗草罢灯焚过，
独送相思上九霄。